

從廣田內閣到林內閣

李凡夫 著



黑白叢書

3

三之書叢白黑

閣內林到閣內田廣從

著夫凡李

行發社書叢白黑海上

日三廿月四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三之書叢白黑

閣內林到閣內田廣從

每冊實價壹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李凡夫

主編者 錢俊瑞

發行者 黑白叢書社

總經理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廿三日再版

從廣田內閣到林內閣目次

- 第一節 廣田內閣崩潰的前夜……………一
- 第二節 政黨與軍部之戰……………一五
- 第三節 宇垣組閣的流產……………二〇
- 第四節 林內閣的成立及其特質……………三八
- 第五節 林內閣的政綱・政策及前途……………四九

第一節 廣田內閣崩潰的前夜

以「五一五」暗殺犬養毅事件爲一個起點，日本以很快的速度走進了準戰時體制編成的階段；在這中間經過了齋藤，岡田而至廣田內閣，每經一次政變，政治上的所謂「革新」意識逐漸加強，經濟上的統制主義漸次顯著，在這非常時的重壓下面，軍備代替了生產，「全體主義」代替了立憲精神，軍部的叱咤代替了報章的言論。人民大衆戰戰兢兢地過着「臥薪嘗胆」的生活，而從這種生活裏面節省出「絕對必要」的軍費。「二二六」事變前後，資本家曾經因爲少壯軍人所提出的「修正資本主義」之呼號而感到狼狽和周章，但是事變平定之後重新因爲軍需訂單的活躍而復歸於安堵。在這五年的非常時裏面，儘管

對外貿易有「掉頭」的危險，海外市場有縮小的可能，政府提出的各種統制法足以阻止許多企業的成長，中小工業全體的陷於急速的崩潰，但是就全般說，這種「非常時」還是肥大了日本的資本，和增大了資本的收益。這種因為資本的躍進而增大了的社會的力量，和五年以前比較起來，已經到了刮目相看的程度。所以在日本資本家的立場，無事平穩地繼續這樣的過程，就是他們當前最大的希望。

但是，在這非常時裏面最使一般人感到不安的，還是財政的乾涸和枯窘；歲入每年不足，赤字公債不斷地增加，昭和七年（一九三二）三月底還祇六十二億圓的國債，去年十月已經衝破了一百億的大關，加上地方債三十五億，米穀證券及其他五億，總計以日本國民的名義所負債額已經到達了一百三十五億！昭和七年度以來，每年赤字公債發行的數額是七億、八億、九億。八億五千萬

圓的程序，高橋前藏相對財界公言的「公債漸減主義」已經變了永無兌現希望的空文，而這種增發公債的大部分用途又是飛躍地增加着的「不生產性」的軍費。單就軍事費說，昭和六年度四億五千萬圓，到本年度已經增加到十億六千萬圓的程度，從這一項，就非新闢六億一千萬圓的財源不可。偏偏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國際間風雲詭變，日本要強行大陸政策，非有更大更強的軍備不可，而建立在這種不健全的財政基礎上面的膨脹政策，必然的要引起物價騰貴，工資低落的危險。據東京朝日新聞統計，以昭和三年七月爲基準（一〇〇）的生計費指數，昭和六年十月爲一六〇・三，到昭和十一年十月已經激增到一八四・〇；而一方面日本銀行發表的工資指數，在這五年之內定額工資可不必說，實收工資也絕沒有上升的表徵。這種國民大衆收入支出之間的距離的增加，很明白地表示了生活不安的加甚，和經濟基礎的動搖，使國民大衆彷徨在赤貧的飢

餓線上。必然的產業經營也將沒有探算的可能，眼睜睜地望着這種軍費的無限制的擴大和赤字公債的無底的增加，健全財政論的金融財閥就不能不有「前途黯淡」之危懼了。

廣田內閣成立在二·二六政潮之後，當時也會用「安定國民生計」作為「庶政一新」的目標之一，可是馬場藏相就任忽忽，就修正高橋財政，而聲明了「將來歲出，不僅不能減少，還要漸次的增加」，對於這增加的歲出，他認為「以公債支辨，並無不可」。他的理論（實質上就是軍部的理論）以為軍備限制和縮小不能招致國際和平，相反地和平非用強大的軍備來保障不可。所以在這前提之下，他無條件地承認了日本財政所走的方向，增稅無妨，赤字公債沒有危險，預算膨脹更是「國威發揚」的必然的表現。他的見解和健全財政論者恰相反，他不僅樂觀地肯定了現在日本財政的方向，而且還要助長和擴大現在

的方向，而使他的速度更加急進。對於不生產性產業的病態的擴大，他的意見是：「對於軍擴工業的擴張，我認爲沒有看作不健全的必要。飛機製造工業即使應着目前國防之必要而發達，將來因民間航空的發達，可以作爲民間事業而承繼。再如造船設備，祇有設想一下將來國力的發展，目下多少的擴張也沒有憂慮的必要。至於兵器製造，那是在最近將來絕無軍縮時代襲來之可能，更無驟起反動之危險。參看維新以來產業發展的歷史，往往是最初由於軍事之必要而發達的產業，後來因爲國力之發展，便成爲民間事業而安定」。很明白，他的立論根據，完全建立在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上面，因爲軍事之需要而擴張的產業，侵略勝利之後就能作爲民間事業而安定，但是，在這裏他忘記了現在國際情勢和中日俄戰爭當時情勢的差異！馬場所樂觀的現在日本軍事工業，要在將來作爲民間事業而安全，最低限度也非獨占中國市場，和更大地擴大世界

市場不可，這獨占中國和獲得世界市場的事業，是否以現在日本的實力可以輕易地成就？這就是妄想輕率的膨大論者與堅實緩進的健全論者所爭論的癥結。

從春到秋，馬場式的無軌道財政繼續了半年之久，去年九月，他編成了超紀錄的卅億圓的昭和十二年度預算。這種預算編成的經過，和高橋末期的「預算鬥爭」的情形完全相反，提出閣議的時候化不了一個鐘頭，「在談笑之中」，不加修改，毫無爭執地通過。閣議之後他對記者發表談話，說：「十二年度預算突破三十億圓，表示了未曾有的飛躍的膨脹，這種狀態，也許暫時還要繼續下去，對於這種膨脹，除此番增稅計畫的平年度增收和國家自然增收之外，發行相當程度的公債來彌補，也是不得已的事情」。這談話直截痛快地對國民大眾預言了：一，今後數年之內膨脹預算還要繼續進行，二，赤字公債在今後數年之內絕無減少的希望。在這預算裏面，包藏了陸軍以十二年度為起

點的卅億圓的第二次國防六年計畫，和海軍第三次補充計畫。那麼很明白，十二年度的卅億圓的預算，祇是今後大規模膨脹預算的開端，到什麼年代纔能恢復財政常道，在這兒找不出絲毫的希望，對於赤字公債，馬場很樂觀地說：「將來國防費減少的時期到來，公債發行自當減少」，至於國防費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減少，那是連上帝也不知道的事了。

在發行公債和籌發軍費這一點上馬場表示得非常的「慷慨」，而在消化公債這一點上却又表示了異常的嚴厲，對軍閥太諂，對財閥太驕，這是馬場受財閥痛惡的焦點。爲着要消化這隨意發行的巨額公債，他計畫了大規模的金融統制，企圖強化大藏省（財政部）機能，將保險公司，交易所，簡易保險局等等都直轄在他自己的監督權下面。這種金融統制法已經有了成案，但是很快地引起了銀行界的重大的反對，這種反對在金融界形成了和馬場不合作的潛流，於

是有人就預言在議會中馬場無軌道財政將成責難的中心。

正在這種經濟財政上的危機一髮千鈞的時候，表現在表面上的日本外交又有了空前的急變。日德軍事同盟，正在這時候簽訂了！這外交上的急變不僅引起了廣大民衆的憤怒，並使廣田內閣的基礎發生了致命的動搖，對於這重要的一點，在這兒有追敘一下的必要。

誰都知道，二·二六之前廣田是岡田內閣的外相，在他外相任內曾經宣布過所謂「協和外交」，而在國際間博得過相當的好感，所以二·二六事後元老重臣推薦廣田，表面上可以利用他對軍部的個人的接近，可以暫時緩和軍部的強行政策，實質上也還希望運用他的外交手腕，在國際上洗刷和沖淡一些侵略的色彩。以西園寺爲首班的重臣財閥推薦了廣田之後，對於他的唯一的囑望，是在緩和對外關係，尤其是努力使日英關係恢復親交，使日本脫却國際間孤立地

位。所以廣田受命之後，第一步進行的外交工作就是選派親信，大舉遊說英國，除出日本駐英大使——親英派首領牧野顯伸的女婿吉田茂之外，這一年來還派選了副島種臣，門野重九郎等等到倫敦去播送日英親善的空氣。英國對於日本，在日英同盟破棄之後，實在早已沒有再度携手的願望，加上年來日本在軍事上和經濟上不斷地向着大陸和南洋發展，更使英國對日發生了強烈的戒備和反感，但是日本政界上層份子（重臣、財閥、貿易資本家），直到最近為止，還不肯放棄「爭取日英合作」這一方針，他們認為爭取英國合作，不僅對蘇對美對華，都有絕對的必要，所以即使英國冷淡，日本也非繼續熱烈追求不可。在這一點，成爲日本外交之特徵的所謂「二重外交」又出現了，正在廣田竭盡全力在幹「爭取英國」的工作的時候，差不多完全不被廣田知道，軍部「獨家經理」的日德同盟已經在柏林完全談判好了！

日德同盟的簽訂，的確對於廣田內閣之基礎部分投擲了一顆猛烈的炸彈，這不僅廣田一年以來的親英工作付之流水，在元老重臣以及擁護廣田的人們看來，這一協定的成立，簡直使廣田內閣失却了存在的本義。這一協定成立之後，誰都看得明白，對日本投擲了最大限度的不滿的並不是他們所預期的蘇聯，而恰恰是他們所希望獲得親交的英國！一向對日本頗有好感的倫敦泰晤士報露骨地說，「最少，這表示了日德兩侵略國在那兒互相標榜」，紐約泰晤士的倫敦特派員報導得格外的明顯：「在英國，沒有一個人相信，日德防共協定的第一目的是在蘇聯，但是在英國，却沒有一個人不確認，日德協定的目標是在英國！」根據這種認識，英國的遠東外交政策顯然地轉換了，三個月來英國對中日外交所取的姿勢和所表示的態度，誰都知道是一件「奇蹟般的事實」，但是二十世紀的奇蹟，終於要有科學的根據的，這根據，就是日德軍事同盟所引起

的英國的反感，警戒，和攻勢。

國際間的孤立祇是空虛的「光榮」，而不是實際的力量，尤其在一九三六年這種國際政局瞬息萬變的時候，日德協定簽定了，東西兩個國際間的「被告」携手了，携手了之後呢？蘇聯中止了已經講定了的漁業協定，日蘇關係更尖銳了，英國整個地改取了「反日」的姿態，在南竭力地支持中國中央政府「統一禦侮」，在北很快地停止了與中公司等等的合作談判，這樣，日本在華北在中國的「國策」要發生了很大的障礙，「日本對英法蘇邦交更陷惡劣，同時在國內引起人民各階層的極端不滿，這同盟所創立之軍事秘密外交，使深知目的之日本資產階級極感惶恐。統治階級中眼光較遠的人物，均認為是危害日本帝國的極大危險」。(二·三日莫斯科真理報)

日本資產階級在原則上並不反對戰爭，並不反對反共，但是他們却希望能

夠自主地來決定在什麼時期，和什麼對手，在如何的環境之下來開始打仗。於是在現在這種情勢之下，軍部和金融家實業家之間的「對外認識」有了不可融和的差別，他們不願無批判地跟着軍部去冒這種危險，於是開始對於軍部的企圖和獨斷的行動發生了強烈的反感。二二六之後，軍部樹起了一面「肅軍」的大旗，但是「肅軍」這兩個字，並不解釋做「肅正軍紀」，而祇意味了「舉軍團結，奪取政權」，從上向下的軍事法西斯化進行得很快，軍部在政治上的發言權和強制力，從廣田內閣成立到末期，已經增強到「不可同日語」的程度了，繼續縱容下去，軍事預算不斷地「躍進」，生產設備無限制地擴充，結果是輸入增加，匯兌低落，物價騰貴，資金需要增加，和公債消化的遲滯，對於軍費方面市場非常「慷慨」，那麼對於這些軍費的出處，必然的要用貿易統制，匯兌管理強化，投資限制，乃至公債強制消化等等法西斯蒂的「統制」方法！用

了這種方法，假使「非常時」能夠平穩過去，資本家當然不必反對，可是稍稍明白一點經濟事情的人們都能知道，樹立了這種和國內生產力不平衡的膨大預算，而一年年地消費下去，像日本這樣的一個天惠貧乏的國家必然的會引起物資缺乏，價格騰貴，輸入增加，乃至國際收支逆調的危險，對國內儘可發行公債紙幣，而對外結算是非有現金不可，現在，日本和德國連在一起，國際上愈加孤立，貿易上愈加困難，而相反地戰爭的空氣愈加緊迫，軍費的擴張愈加必要，如此循環下去，即使戰爭不在眼前爆發，日本財政也非很快地遭遇「破局」不可！日德協定宣布之後，樞密院和財閥方面發出了強烈的非難，這種無軌道的冒險行動，使他們對於五年以來一貫地「退讓」的對軍部態度發生了深刻的反省，假使說，過在對軍部的「退嬰政策」是「投鼠忌器」，那麼現在奮起反擊，不能不說是類似「困獸猶鬥」的事了。廣田既然無力防禦軍部，那麼財

閱自然不能不另選一個更適合的工具，他們用議會和「政黨出身關係」的力量來推翻廣田，明知軍部反對而「奏薦」了宇垣，這，在實質上說，已經是近代日本政治上財閥對軍閥的「關原之一戰」了。

第二節 政黨與軍部之戰

日本自從走進「準戰時體制」編成期之後，即使在表面上，議會也早已失却了左右政局的力量，單就內閣的構成來說，齋藤內閣性質上是超然內閣，但是政友民政兩黨不僅分得了多數的閣席，並還掌握着內閣最重要的財政和內政的實權，所以當時樂觀一點的觀察者，還將這內閣看作政民兩黨的聯立內閣，但是齋藤之後岡田登場，政友會便和政府絕緣，政黨放棄了內務省的堡壘，而祇剩高橋財相以「個人資格」來替政黨勉撐場面，接着，二·二六的暴風吹毀了岡田內閣，廣田弘毅登台，政黨雖則還能分得杯羹，嗟來伴食，但是政黨在內閣已經沒有實權，而祇能退守議會，作困獸之鬥了，廣田內閣末期，「革新分子」

很想一舉改革議會，使政黨完全失其憑恃，去秋以來急劇地主張改革議會制度，縮小議會的權限，停止政黨入閣，和取消普通選舉，這軍閥的攻勢一方面對瀕於沒落的政黨給了強烈的震撼，他方面也使苦於軍閥猖狂的財閥重新留意到這捐棄已久的工具；寺內陸相在任半年之內，確實也曾肅清了一些軍部部內的極右分子，所以在政黨方面着想，趁這「肅軍」的大旗還未除去，而財閥方面又正在不滿陸軍強行政策的時候，重振旗鼓，在議會中取強硬態度，一舉推翻「軍治」，也許是「起死回生」，重新獲得財閥恩寵的最好的方法，同時在財閥方面，要和軍部交手，自然也需要着這麼一個堂皇的工具。於是，議會和財界協力，大鑼大鼓地再來一次「資本家的護憲運動」！當然，在這議會鬥爭裏面，資本家的目標也還並不是希望真真的恢復「議會政治」，也沒有一定要推翻廣田內閣的決心，他們所祈求的，祇是阻止軍閥官僚的「統制主義」，修改

馬場預算，阻止電力統制，使增稅案改成資本家本位，總括一句，他們祇要軍人不取唯我獨尊的態度，與資本家妥協，利益均沾，犧牲勤勞大眾利益，來實現「軍」「資」共存共榮的實績。

這樣，老弱瀕死的政黨，因為資本家的「輸血」救治，而很快地強健了，去年從夏到秋，經濟聯盟，商工會議所，全國產聯等等資本家團體，和政黨人恢復了密切的關係，從那時候起，資方每月「喜捨」二三百萬的「政治資金」，來製造復歸憲政常道的空氣，這種活動，範圍相當的普遍，新聞雜誌，可不必講，就是私立大學的學生中間，爲着要使他們「呼應」護憲運動，據說也散布了不少的金錢。在這種情形之下，「強硬派」，「少壯組」議員陸續地發表意見，吐露主張，他們所摒擊的目標，第一是外交失敗，第二是民生憔悴，這兩個題目都很堂皇，都能博得國民同感，但是拆穿了講，這兩個問題背後，

他們要攻擊的對象無疑的還是實際政治指導者的軍部，他們想用這種方式來博取民衆同情，造成全國輿論，拿這種同情和輿論作爲議會的靠山，對軍閥示威，而使軍部犧牲馬場，來和財閥講妥協的條件。因此，在當時情形之下，廣田並沒有解散議會的決心，政黨也沒有打倒內閣的魂胆，一切高談闊論，大言壯語，目的祇在造成反對軍部空氣，然後再用這種空氣來換取廢止電力統制，修正增稅方案等等的條件。

從這些事實觀察，可知廣田有田的痛受擗擊可以說是代人受過的無妄之災，浜田國松的被人捧作英雄也祇和那望着傀儡戲中的英雄而表示讚嘆一樣的滑稽，「敵人在本能寺」，政黨要攻擊的目標不是廣田而是寺內，資本家的目的也並不在打倒軍閥而在要使軍閥尊重他的權益，在這種微妙的關係之下，本來可以不必推倒廣田，而求得雙方滿意的答案，可是人終於是感情的動物，人

在得意的時候總不能正確地估計自己和敵人的力量，所以寺內一怒而要解散議會，祇是一種誤認對象的幼稚的行動，這種行動引起了倒閣的波瀾，結果依舊是「雷聲大，雨點小」，軍閥財閥妥協，而政黨復歸到秋扇的地位，廣田倒台之後，非特議會政治沒有復歸的可能，在新內閣裏面甚至於要求一件食的地位而不可得！「弱者啊，你的名字就是政黨」，這成語真可以在這兒適用了。

第三節 宇垣組閣的流產

在廣田內閣成立的當初，只要知道一點日本政局內幕的人，都預料到這內閣的壽命不會長久；不過還沒有預料到牠竟倒得那麼快罷了。廣田內閣的倒台，一方面是表示日本統治階層內部矛盾已達於空前的尖銳，即使面面俱圓的廣田也已失去了調和這些矛盾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表示日本的國際危機已達於空前的嚴重，即使以「外交內閣」著稱的廣田內閣也無法應付這些危機。在這種情勢下，要在廣田內閣倒台後，找一個比廣田更適當的人物，「出任艱鉅」，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次新內閣的難產，其原因自然是很複雜的；但人選的難得，也不能說沒有關係。

在沒有討論到人的問題以前，我們還要不厭求詳地指出：日本當前的種種特殊條件（主要是一方面要求向外侵略，膨大預算，擴大軍備；另一方面財政頻於破產，國內反戰反法的空氣非常高漲）決定日本的政治還不能採取急進的法西斯形式，而只能採取漸進的法西斯形式，即國家法西斯化。

「所謂國家法西斯化，就是說內閣不是政黨內閣，也不是法西斯內閣，乃是由政黨內閣轉變為法西斯的過渡形式。因為內閣并非政黨內閣，也不是法西斯內閣，而是一種過渡的形式，所以在這過渡型的內閣里，就發生了兩種勢力的搏鬥，或具體點說，是代表財閥的政黨出身的大臣，與代表法西斯的軍閥和官僚的搏鬥。雖然齋藤，岡田以至廣田內閣，都是這樣的內閣，可是因為強力政治是現階段的日本政治的主潮，所以由齋藤而廣田，這種傾向是日漸強化」。

（胡若草：日本第七十次議會的展望）。

在廣田內閣以後「強力政治」（法西斯獨裁政治）的傾向，無疑要比以前更加濃厚，因為廣田內閣的倒台，就是由於「強力政治」的要求。很顯然的，在前述兩種勢力的搏鬥中，「強力政治」的執行者——軍閥（特別是陸軍首腦部）早已處在「優越」的地位，即使濱田國松要求他們「放棄軍的優越感」也於事無補。因為客觀的情形如此，所以要繼廣田而做總理大臣的人，必須能適應前面所述的當前日本政治潮流的要求，特別是必須首先能獲得陸軍首腦部的同意。我們天才的漫畫家陳伊範先生在世界知識五卷十一號的封面上，曾明顯的告訴我們：日本的總理大臣正像被玩弄的鸚鵡，那隻唱得最中聽，最合軍部的意的，才有做總理大臣的資格。事實確是如此，無論怎樣的人，要是不能滿足軍部的要求，不被軍部認為合格，是無法上台，即使上台也決不能持久。那麼，軍部的尺度是怎樣呢？

『陸軍部喊口令——』

「向右——轉……」

不服這口令的都被懲罰了：「左傾」份子成爲「思想犯」，若不表示「轉向」，就再也呼吸不到鐵窗外的空氣了。十二分「右傾」也不容許，發動「二，二六」事變的那批軍人，就吃了大虧。此外，依着口令向右轉而轉不夠角度的也不行——宇垣自以爲他是陸軍大將，總可以合格了，然而終於上不了台。

誰不知道呢，一個「向右轉」該轉九十度。並且誰也知道——

前進的目標是——「大日本主義」。

前進的路線是——「大陸政策」。

然而，被陸軍部認爲轉得合度的總理大臣，自「九一八」至現在，就沒有出現一個。』（申報南雲東京通訊）。

單是軍部的要求已經夠苛刻了。可是這並不是說，單滿足了軍部的要求，

而對於財閥和政黨的意見可以完全不管的。即使日本的財閥已無法控制軍閥；但他們仍不失爲日本的主人；政黨是財閥的另一種工具，在議會政治的招牌沒有完全被除下來以前，政黨仍然要講話的，雖然他們的話已非常無力。然則財閥和政黨的要求是什麼呢？牠們的要求是：對內恢復「憲政常道」，採取「健全財政」，對外執行「經濟外交」和「萬邦協和外交」（當然不是絕對的）。這樣，要做今日日本的總理大臣就十分困難：他一方面要會唱，唱得使軍部覺得中聽，他要絕對依着口令「向右轉」，轉得使軍部認爲合乎角度；同時另一方面，他又不能過分得罪財閥和政黨，最少要相當顧住財閥的荷包，保存政黨的面子，使他們不致覺得十分難受。

具備這樣條件的人，在日本到底有幾個呢？

在廣田內閣將倒未倒的時候，好事的日本新聞雜誌，對後繼總理大臣，就

曾經紛紛推測，宇垣、平沼、近衛、南、大角、永野、甚至馬場和荒木等都是他們推測的對象。在這里不妨把他們的資格鑒定一下。

先從與上面條件距離較遠的說起：前任財相馬場，所以被一部分人認為有做後補總理大臣的資格，是因為他冒險的財政政策和編制空前的三十億四千萬的大預算案頗買得了軍部的歡心，因此有被軍部特別青睞的可能；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因為「馬場財政」早已碰了壁，我們只要看日本輿論對馬場財政的攻擊，就可以明白。所以他想保持藏相的位置已不容易，總理大臣的交椅當然不會有他的分兒。急進的財神既不會為西園寺所賞識，急進的軍閥荒木、貞天將又如何？現在不到他上台的時機，因為日本全國人民，由財閥元老重臣以至勞苦大眾，只要聽到他的「威名」，恐怕就要發抖。除非他有本領「硬幹」起來，（但事實上在目前不可能，不但客觀情勢不許可，他的主觀力量也比前薄

弱了。在二、二六事變後，他許多得力的「同志」，有的在坐牢，有的則被調到滿洲或華北去了；否則，西園寺決不會請他「出馬」。

在打破現狀派（即急進派）的巨頭中，還有一位頂頂大名的平沼騏一郎，這位老先生過去差不多是與荒木齊名的，雖然他是文治派出身；但他曾組織國本社（法西領袖的集團）與軍部的急進派一脈相通，而與西園寺、牧野、一木等重臣元老派站在對立的地位，同時他的國本社是曾經獲得三井的「謀臣」池田成彬和安田財閥的支持的。自五、一五犬養首相被殺以後，每次內閣變動，他都常被推為首相後補者；但自二、二六事變後，他已由樞密院副議長被擢昇為樞密院議長，據傳這個擢昇，是有相當交換條件的（西園寺曾和他談過話，要求他「轉向」），從他做了議長後，即自動地聲明解散國本社一點來看，也許這個傳說並不虛傳。這麼一來，他的「領袖慾」固已得到相當的發洩（樞密

院地位相當重要，在日本憲法上是作爲天皇「至高的顧問府」而存在的，但少壯軍人對他的信仰就遠不如前了。他自己明知既失了急進軍人的歡心，又不能獲得財閥的信賴（因爲財閥對他還不大放心），在這樣的情形下，出來「一死報國」（日本首相屢遭暗殺，因此每位首相，當就任之初，無不表示一死報國的決心），是不會「死」得怎樣出色的。所以他對西園寺的好意，實無法領受。

此外，還有一位接近打破現狀派的所謂青年政治家近衛文磨公。此公現年四十七歲，現任貴族院議長，有「革新」意識，是所謂新黨運動（即企圖在政友會和民政黨之外，組織一御用新黨，以消除陸軍部和政黨的对立）的中心人物。軍部固希望他「出馬」，以便通過他的「威望」以實行「庶政一新」；西園寺在二、二六事變後，也曾希望他修正他「革新」的意識，站在「現狀維持」

的立場上，出來收拾時局。但據說此公野心很大，他明知在現在環境下，與其出來做傀儡，不如站在「超然」的地位，說說風涼話，靜待時機似乎較為妥當。所以在二、二六事變後，曾以「體弱」的理由，辭退了「組閣大命」，到現在不過一年，環境比當時可以說還要惡劣，他之不願「出馬」，不是偶然。

急進派既不能登場，漸進派（所謂現狀維持派）又有什麼適當的人物？在陸軍中當着首推宇垣和南，在海軍中有大角和永野。這里仍從後者說起：前任海相永野修身，和曾經做過三次海相的大角岑生，都被認為適當的後補者。永野曾做過出席倫敦軍縮會議的全權代表，會議決裂歸國，得到急進派的相當好感，同時自二、二六事變後，就任海相以來，在政治上很少採取積極的行動，所以也為「現狀維持派」所重視。但這次議會與軍部的衝突，永野身當調停之衝，為陸軍方面所不滿，總理大臣當然做不成了。大角岑生是海軍中的中間

派。他既不屬於主張與英國提攜的陸上派，也不完全屬於反對倫敦條約的艦隊派，而是比較接近艦隊派的中間人物。他在政治上雖無特別見解，但爲人平穩，且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中獲「功」甚偉，被日本天皇封爲男爵，所以「人氣」是相當夠的；但因爲這次解散議會問題，海軍與陸軍的意見既不相同，大角也和永野一樣，是不便出而組閣的。現在說到陸軍方面：在陸軍中，屬於「漸進派」的大人物，而被認爲有做繼任首相資格的除了宇垣之外，還有現任朝鮮總督的南次郎大將，他現年六十四歲，在九一八事變時，他適爲陸相，事變後，「出征」滿洲，對於奴役我們東四省的同胞，頗著「勞績」。但他在陸軍中既屬於「漸進派」，所以不很受少壯軍人歡迎，同時朝鮮總督地位相當重要，不易找人替代，所以西園寺也只有讓他暫安本分。

以上的種種人物，都有不便「出任艱鉅」的困難，那麼，在許多後補首相

當中，應該只有宇垣最夠資格了。

宇垣一成大將在日本被公認為有「手腕」有「謀略」的軍人兼政治家。日本人稱他為「惑星」又叫他為「萬年後補首相」。他今年已七十歲，曾經有過無數「光榮」的經歷。在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清浦內閣，大正十三年的加藤內閣，大正十五年的若槻內閣和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的濱口內閣時代，他前後做過四次陸軍大臣。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二年，宇垣在日本政治上軍事上佔着極重要的地位。那個時代，正是日本議會政治的所謂黃金時代，在這個時代的宇垣當然有機會發揮他軍人兼政治家的「手腕」，從大正十三年到昭和二年，曾實行兩次縮軍，將陸軍減縮了四個師團，在昭和四年濱口內閣的時候，又曾成立倫敦軍縮條約。同時，他與政黨又發生了極深的關係。就是這樣，宇垣便種下了今日上不得台的禍根。因為縮軍牽涉到三萬四千人的飯碗，

而倫敦條約又是軍部看做「軟弱」的條約呀！終於，在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期以後，宇垣的時代過去了，繼之而來是急進派（荒木派）抬頭的時代，從那時（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起，他被「流放」到朝鮮當總督，他的政治生活，從此不再像從前那麼活躍了。從一九三一年六月到去年八月止，他在朝鮮的一隅，看見過九、一八事變的發生，看見過昭和和七年的總選舉，看見過犬養首相的被殺，還看見過自五、一五事件以後代替宇垣派的荒木派的再受「統制」。

——在這許多事件中，宇垣都是站在局外的。

不過，宇垣的勢力並沒有完全被消滅。據日本評論家佐佐弘雄的分析：

『宇垣的勢力，具體的敘述時：

一，軍部內的宇垣系——楠、金谷、二宮（治重）、寺內（壽一）、安部（信行）、杉山（元）等將軍，雖有濃淡之差，可是都有關係。

二，政黨內的字垣系——

a. 民政黨內有富田幸次郎、永井（不能說是純粹字垣系）、賴母木、雨川崎、櫻內、牧山、小山（松壽）。

b. 國同系有山道襄一，他自脫黨前到現在，運動擁立字垣可視為字垣安達結合運動。

c. 政友會除砂田、岡田外，和秋田清在種種意味上保持連絡。與山本（條太郎）也有深的關係。

三，貴族院——有青木信光、溝口直亮等研究會有力者。

四，官僚系——有伊澤多喜男，井上（匡四郎），次田大次郎，池田秀雄、松本學等。

五，財閥——除同鄉馬越恭平外，有稻田勝太郎，大倉及其關西實業家，中京（名古屋）實業家。

六，今日最被人注視的薩派——有樺山、山之內、財部（彪）等，和牧野（伸顯）

山本（權）也通款曲。」（轉錄自一月三十日申大公報）

雖然宇垣的勢力不是統一的；但四面八方都有着他的勢力。無怪西園寺在廣田倒台後，即在許多後補者中挑選了他，也無怪在一月廿四日晚上宇垣組閣的消息傳出後，得到財閥政黨等各方面熱烈的支持了。日本一般國民對宇垣組閣，也莫不表示歡迎，他們並不是對宇垣內閣有怎樣的了不起的期待，不過在兩害相較取其輕的意義上；與其讓急進法西斯軍人專政，不如擁護比較穩健的宇垣。

宇垣自己呢？他是上了「古稀」之年而又有着極濃厚「首相癮」的人，他知道「時乎，時乎，不再來」，這一回當然要下決心拼他的老命了。替宇垣捧場的鶴見祐輔會寫「宇垣一成的心境」一文，描寫宇垣在長岡山中接到「大命

降下」的報道時的緊張情緒說，「在他的心中，最強烈地湧出來的感想，無疑是與少年軍官的初上征途時同樣的一死報國之情」。（見中央公論三月號）。

但是，爲什麼既得到許多方面的擁護，又有着「一死報國」的決心的宇垣一成，大將終於上不了台呢？

原來當一月二十四夜，宇垣入京之前，陸軍首腦部即已召集會議，決定反對宇垣組閣。所以當晚宇垣到了橫濱，換乘汽車到東京的途中（在鶴見附近）就有一個軍人攔住去路，跳上了他的汽車，把陸軍部的實情告訴他，勸他不要組閣，然而做首相心切的宇垣，雖然受了這一突如其來的打擊，仍然鼓起勇氣，接受組閣的「大命」。但軍部反對宇垣組閣的聲浪却愈來愈高，在組閣的第二天（廿六日）宇垣要求軍部推舉陸相的時候，陸軍經過三長官的會議，雖在表面上推薦了杉山、中村和香月爲後補陸相，但事實上這些被推薦的人都是

「內定」以私人資格辭退不就的。到了第三天，陸軍的態度強硬如故，而宇垣內閣流產的風說就愈來愈確實了。連接近宇垣的人，也勸他早一些「勇退」以待異日捲土重來；但宇垣却以為這是「最初的而且是最後組閣的奉公」，所以他仍想「排除萬難」，繼續進行；然而終因為軍部不能通融，到了二十九日上午，宇垣看到一切策術都已用盡，只得懷着滿腔悲憤向天皇「拜辭大命」了。

宇垣這次被軍部壓迫不能上台，頗博得了日本國民的同情，當他回到寂寞的長岡松籟山莊的時候，在幾天內收到各方慰問的信有四五千通之多，而一般的輿論對軍部的專橫都表示極端的不滿，讀賣新聞也向軍部誹議：「九人（指多數人）都說是，只有一人（指軍部）說非，而其所以說非，是頗欠分明的！」然則軍部反對宇垣上台的理由在那里？據軍部聲明：「（一）宇垣的出馬，對於陸軍的肅軍工作有障礙，（二）對於陸軍內部的統制有障礙；（三）

字垣與軍部對於時局的認識不同」。這種理由怎樣解釋？在前面說過，軍部的「口令」是「向右轉」，而且要轉得合乎角度，所謂「肅軍」所謂「統制」，也就是依照這個標準進行的。軍部所以認字垣是「肅軍」和「統制」的障礙，這正如南雲先生所說一樣，『并非字垣拒絕「向右轉」，而是現陸軍部以爲他不能轉合度數。也并非他不知道那目標與路綫，而是恐怕開步走的時候，他沒有「統制」的強力』。至於軍部又認爲字垣與軍部對於時局認識不同，主要是因爲軍部主張不要議會（最少要使議會不能干涉政府），而字垣却徧與議會勾結。總之，現在是加強「統制」，積極擴張軍備和否定議會政治的時代，不管字垣現在是否再主張「穩健」，主張「縮軍」，和是否再與政黨勾結，但曾經有過那樣經驗的字垣，當然是被軍部認爲不懂陸軍的「新式操典」，不能認識時局，所以字垣不能登台。

宇垣經過了五日間的「苦鬥」，雖則多年的首相夢終於做不成，但他在臨走之前，却留下了一句頗博得日本國民同情的名言：「我拜辭之後，軍的動向和君國的前途，實有不勝痛心者在。我相信，現在正是站在法西斯呢還是日本固有憲政呢的歧路。」（林彌中將代表宇垣對河合大將的訴苦詞，一月三十日公開發表，日本人稱爲爆彈聲明）。這個爆彈聲明，是宇垣今後唯一的政治資本，因爲他在這五日的苦鬥過程中，已體驗得日本國民反法西斯情緒的高漲，所以要獲得國民的同情，就只有以反法西斯的柱石自居，而忘記自己也與法西斯蒂相差不遠。但話得說回來，宇垣的失敗，事實上確是「日本固有憲政」進一步的失敗，同時也就是法西斯進一步的勝利，法西斯是會把日本帶到毀滅的途上的，無怪宇垣要對「君國的前途」感到「痛心」了。

等四節 林內閣的成立及其特質

宇垣內閣的流產在日本引起了非常嚴重的局勢，以「遠東安定勢力」自居的日本統治者，實無法掩飾其自身的「不安定」。我們只要看看在宇垣內閣流產的前後，日本許多報紙的社評都用着「如何安定時局」「對政局安定的翹望」「首先求國內的安定」等標題，大聲疾呼地要求「時局安定」，就可知日本政局的如何不安定了。在這種「不安定」的政局之下，最感受威脅的自然是日本

的勞苦大眾。他們看得很清楚，宇垣既不能上台，則將來能夠上台的一定是比

宇垣來得更急進的人物。果然，二十九日湯淺內大臣與興津老人（西園寺）商量的結果，首先就要請平沼出馬，當平沼表示不願意幹的時候，「組閣大命」

便落在林銑十郎大將的身上了。這個消息在二十九日深夜傳出來後，日本國民都無不大吃一驚。因為他們知道林是軍部選出來的人物，而並不是他們所期待的。日本有名的評論家馬場恆吾對「林內閣的出現」直接了當的說：

「林是陸軍要求的首相。大概元老西園寺公也也看到除了容納陸軍的要求不能再有收拾時局的途徑吧。所以，假如林內閣能够成立，牠是作為軍部內閣，作為陸軍是政局全面的支配者而出現的。」（一月三十日讀賣）。

先說陸軍為什麼要選出林來？

林銑十郎在陸軍的地位，是介於急進派（荒木派）與「現狀維持派」（宇垣派）之間的緩衝人物，他這一個條件剛好是目前做日本首相的最好條件。因為宇垣既被排斥，急進派又不便上台，當然只有他這樣的人最適宜了。說到他的經歷，我們決不能忘記，他曾經做過一件「驚人」的大事：在「九一八」事

變的時候，林銑十郎正是做着朝鮮司令官，這位林司令爲了「安定」我們的滿洲，不待參謀本部的命令，就擅自調動嘉村旅團越境侵入滿洲。本來這種行爲是違犯軍紀的，但日本畢竟是崇拜英雄的國家，所以他事後不但沒有受到日本政府的處罰，反而他的「威名」却從此炫嚇起來，特別是少壯軍人對他這種「果斷」行爲，傾佩極了。他這一個「越境」的資格，無疑是今日「登龍」的資本；但他還有一種相反的資格，就是當他繼荒木而爲陸軍大臣的時代，曾嚴行「肅軍」，他一方面雖因此得罪了少壯軍人，連他的「懷刀」永田軍務局長也爲少壯軍人所殺；但另一方面他却可由此而獲得了「穩健派」的同情。林將軍這次出場，不爲財閥所積極反對，大概也是由於他有「肅軍」的功勞。以上兩種資格本是不調和的；但目前是「肅軍」的時代，只要林將軍肯接受「革新」的意識，也並不是絕對不能獲得少壯派的諒解。何況在政治上，林將軍本無「成

見」，儘管軍部說些什麼，他大概都可以照辦，正因為他有這種種「美德」，所以軍部才毫不遲疑地把總理大臣的招牌掛在他的身上了。

日本國民對這個「越境將軍」的登場，雖沒有表示反對，也不容表示反對。但他們覺得法西斯血腥氣味愈來愈濃厚，因而感到大大的不安，那是沒有疑問的。特別是當林將軍進入「組閣本部」的第一天，首先就任用急進派官僚的十河信二做起組閣的參謀，而且還依照十河的意見，要求陸軍同意以急進軍人現任關東軍參謀長板垣中將為繼任陸軍大臣，要求海軍以號稱「海軍中的荒木」的末次大將為海軍大臣等消息公布後，日本全國人民更覺不安。日本許多有力的資本家爲了他們自身的利益，曾發表如下種種的意見：

日本郵船會社大谷社長：「庶政一新雖然爲任何人所期待（？）；但急激的革新是會把財界攪亂的，這尤其是對於財界，這樣的憂慮特別強。現在是國際情勢非常迫

切的時候，希望能實施萬全的政策！」（三十一日讀賣新聞）。

大日本糖業會社藤山社長：「我們希望對於產業界，不要引起急激的變化，尤其希望對於使人擔憂的今後法西斯的勢力急速的進出，儘可能加以抑制」。（同上）

日本鋼鐵會社白石社長：「林大將（組閣）是出乎意外的。作爲武將雖是漂亮的人物；但若果作爲政治家，那他到底有怎樣的力量，我們是完全是不知道的。假如馬場藏相再留任的話，那更加糟糕！我們希望（林內閣）能容納財界所期望的財政經濟政策」！（同上）。

好了，我們不必多引他們的話了。總之，日本的資本家特別是財閥都害怕「急激的變革」，害怕金融統制，害怕「法西斯的進出」，特別是害怕惡性的通貨膨脹。

日本一般國民又有怎樣意見表示呢？對於他們的意見，我們雖不能直接聽

到；但看一月三十一日（林組閣第二天）讀賣新聞的社評，也不難想像到他們的態度。

『林大將組閣的報導傳出後，在國民之間，徒然感到法西斯襲來的聲浪的威脅，而連對政治的關心也想放棄掉。這種傾向是國民的自殺。在這樣的時候，國民正要對政治更加關心，更要面對着現實的政治。』

日本國民決不會放棄掉對政治的關心的，他們不過在嚴重的壓迫下，表示無言的憤怒而已。

就在這樣的嚴重空氣中，林將軍的「組閣船」突然擱淺了。陸相和海相又發生了問題：陸軍不同意板垣而另推中村孝太郎中將；海軍不同意末次而另推米內中將。當時人人都擔心林銑十郎會再踏字垣的覆轍；但是林的運氣到底與字垣不同，他不費踟躕地完全接受了軍部的指示（趕走了十河，同意以中村爲陸

相，米內爲海相，并拉有力的財神結城豐太郎爲藏相）之後，又一帆風順地前進了。陸、海、藏三相問題既告解決，其他一切都不成問題。即使民政黨的永井柳太郎和政友會的中島知久平不願接受脫黨爲入閣的交換條件而拒絕入閣，也無足介意；林大將在大橋八郎等的幫忙下，湊合了幾個三四流的角色在二月二日的早上，無前例的「八人內閣」（因爲閣員連首相應該有十二個，但在林內閣成立時只有八個）便正式宣告成立了。

這「八人內閣」與以前的內閣有什麼不同呢？這是一個急須研究的問題，但我們在說到這一問題之前，還有一個問題須首先弄清楚：爲什麼林要在組閣的過程中，中途改變方針，（由「急進」變爲「漸進」）？如果說，這是軍部的意思，那麼，軍部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這是毫不足奇的，第一，軍部雖然專橫，但在全國輿論尤其是金融資本家

的反對之下，也不能全無顧慮，既然全國都反對「急激變革」反對「法西斯勢力的進出」，那麼，如果容許板桓和末次爲陸海軍大臣，容許林內閣採取急進的路線，則必然更加招致全國人民的不滿，結果對於軍部不一定是有利的。第二，馬場財政的碰壁（馬場財政已引起了惡性通貨膨脹的威脅，物價的騰貴，工業生產力的低減和國民生活的不安），使軍部「偉大」的擴軍計劃遭受困難，軍閥會知道如果不乘機與資本家妥協，則困難必然愈加增大。第三，軍閥與財閥間的矛盾并不是絕對的，他們間相對的矛盾（政策上的歧異）在內外危機日益深重的時候，不是沒有暫時緩和的可能。第四，在日本的現情勢下，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都不容許軍閥採取虛張聲勢的急進政策。由於以上的種種原因，使軍閥不能不對財閥表示相當的讓步，軍閥既願意讓步，財閥當然也笑迷迷地伸出手來，於是他們相互擁抱，在老百姓的頭頂上跳起舞來。林將軍就是

在他們的擁抱下改換方針的呵！我說日本的軍閥與財閥已經相互擁抱，有什麼根據呢？結城的加入「軍部內閣」池田成彬的被任爲日本銀行（日本的中央銀行）總裁，是最好的說明。結城與馬場不同，馬場只是一條光棍，他不能得到財界有力的支持，而結城與池田則是日本財界有力的人物，他們目前是可以獲得全財界的支持的。自從結城就任藏相後，日本財界各方面莫不表示大大的歡迎，他們甚至爲這位新藏相舉行慶祝提燈大會，稱他爲「非常時日本的太陽」。

「但結城藏相的立場與以前老高橋藏相的立場又不相同，在高橋的場合，是要把法西斯勢力的主張服從於財政經濟的要求，即在財政力的容許的條件下進行擴張軍備；而在結城的場合，則剛剛相反，他首先認法西斯勢力的主張是神聖的，他在這前提之下，以求達到財政經濟的要求與法西斯勢力的主張相適應。結城藏相對軍部的所謂廣義國防財政經濟的準戰時體制原則的無批判無條件的

接受，財界對結城藏相的表示好感，其意義沒有別的，這是財閥對軍閥的讓步。但這種讓步顯然是在陸軍當局發表「當局談話」——「排擊法西斯獨裁制——反對經濟組織的急激變革」（一月三十日）之後。他們就是在這互讓的情形下苟合起來。這種苟合當然是不澈底的，財閥對軍閥還不能完全放心，前者還要利用殘餘的議會主義的勢力予後者以相當的牽制。但我們不能說他們不是苟合。

很顯然，林內閣是金融資本（財閥）與法西斯勢力苟合的政權。這個政權的特點，事實上是法西斯的成分非常濃厚，他在外表面上還帶些「自由主義」的色彩。所以林內閣雖與廣田內閣同是「中間型」（由議會主義過渡到法西斯主義）的內閣；但前者與後者的不同，就是在於前者比後者更加右傾，更加堅實地法西斯化！

這個更加右傾更加法西斯化的林內閣的任務是什麼呢？毫無疑義的，他的主要任務是加緊擴大軍備，加緊向老百姓吸血，加緊向中國開刀！不信，請進一步具體地研究牠的政策。

第五節 林內閣的政綱·政策及前途

我們在沒有說到林內閣的政綱和政策以前，我們還得把執行這些政綱和政策的人物簡單地介紹一下：

內閣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文部大臣林銑十郎——除了上文所說的「光榮」經歷外，這裏須補充的：林首相今年六十一歲，到去年三月被編入後備大將時止，足足過了四十年「現役軍人」生活，他的「越境」經驗不止一次，在日俄戰爭時代，曾以一戶旅團副官的資格，「獨斷」地向旅順盤龍山舊砲台進攻，幸而子彈有限，沒有把他打死，其後則步步高昇，由步兵聯隊長昇到陸軍大臣，但兩次「越境」，竟畢是他一生最「光榮」的事蹟，我們要防備他再來第

三次呵！

大藏大臣兼拓務大臣結城豐太郎——比林首相少一歲，與前任馬場藏相是帝大政治科同級同學，大學畢業後，得高橋，井上等的提拔，歷任日本銀行秘書，日銀大阪支店長兼理事，安田銀行副總裁，東京銀行俱樂部委員長，東京票據交換所理事長，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井上任藏相時，即把他擢昇為興業銀行總裁，這個位置一直繼續到現在。結城不但是日本目前財界的要人，而且也是工業界的要人，現在已成為林內閣的主要台柱。他雖以修改馬場財政自任，但同時不反對龐大的擴軍計劃。因此，他今日雖「人氣」十足，但將來是否不蹈馬場的覆轍，很成疑問。

陸軍大臣杉山元——陸相一職，原為中村孝太郎中將擔任，但這位被人評論「一見不得要領」（讀賣）的中村中將僅僅做了八天的陸相，據說，因為為

「革新」分子所不容，就以腸窒夫斯病的理由，把陸相的椅子讓給杉山了。杉山元今年五十八歲，曾參加過日俄戰爭，其後歷任陸軍省，參謀部和教育總監部的要職，并曾充任國聯的日本陸軍常任代表。宇垣任陸相時，他曾充宇垣的軍事處長軍務局長和次官，與宇垣頗接近，被人稱為宇垣派。但當宇垣組閣時，他受部下的壓迫，曾以「友人」資格，勸告宇垣拜辭大命，這位友人實在有點靠不住了。當他就任陸相之日，曾發表如下談話：「急迫的非常時的擴充軍備，斷行肅軍和安定國民生活（？）是決定的。」「陸軍要求的預算是最少限度的，雖一錢一厘也不能減。」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這位陸相今後的「抱負」了。

海軍大臣米內光政——今年五十八歲，前任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該職現為前陸相永野所代替），并曾任日本最大海軍根據地橫須賀和佐世保司令長

官，在形式上無黨派，但與海軍官佐中的法西斯分子有關係。他與末次大將，高橋大將并稱爲「海上三人組」，是海軍中最有「威望」的人物，同時也是被「革新」分子認爲執行「無條約第一年」積極擴軍最適當的人物。

內務大臣河原田稼吉——新閣中的最年少者，今歲五十二歲，在犬養內閣時代，曾任內務次官之職，與軍事法西斯團體有關，是國本社的社員，在工人運動中以組織警察密探見稱。他與近衛文磨極要好，這回要是近衛拜受大命，他有做組閣參謀的資格。

商工大臣兼鐵道大臣伍堂卓雄——海軍出身，曾任吳兵工廠廠長，官位中將，一九二八年調任滿鐵理事，是林首相的同鄉，有「革新」思想，與中途退陣的林組閣參謀長十河信二相友善。

司法大臣鹽野季彥——這回由大審院檢事局次長一躍而爲司法大臣。他是

有名的平沼派，檢舉共產黨尤稱能手，有「鬼檢事」之稱，他就任法相後，將見日本的司法更走向法西斯化。

農林大臣山崎達之輔——這位先生被日本人評爲最沒氣骨的人物。他原爲政友會會員，因不顧「黨的決議」，加入岡田內閣（任農相），被政友會開除，後組織右傾政黨昭和會，但不爲民衆所歡迎。最近又巴結近衛，加入新黨運動；當民政黨中島拒絕入閣時，山崎却以奇貨可居，自動脫離昭和會，做林內閣的農相。

遞信大臣兒玉秀雄——遞相一職，原請急進官僚「滿州國」參議田邊治通担任；但因「板垣陸相」成了問題，與板垣有密切關係的田邊也不願幹。這把遞相交椅才輪到兒玉來坐。兒玉是貴族院研究會（法西斯組織）分子，在岡田內閣時代，做過拓務大臣，最近的新黨運動也有他的分兒，爲人頗活動，善於

做「聯絡」「遞信」工作。

以上的一班大臣，除結城杉山米內而外，都是三四等角色，所以日本的半官通信社同盟社也譏爲「烏合缺乏中心的集體」（二日電）；但我們以爲他們并不缺乏「中心」，他們的中心就是法西斯或準法西斯主義。這班「烏合」的法西斯或準法西斯蒂做好事雖不足，做壞事却是有餘的呵！

現在介紹林內閣的政綱，其全文如下：

此次不肖拜受大命，任克服時艱之重責，不勝恐懼感激之至。擬脫去舊套，組織清新真誠之內閣，致奉公之誠，鑑於國家內外之情勢，表明現內閣之政綱如下：

(一) 明徵國體觀念，闡明敬神尊皇之義，發揚祭政一致之精神，期益深國運伸張之源流。

(二) 遵欽定憲法之條章，堅實日本獨特的立憲政治之發達，運行公明之政治。

(三) 爲實現東亞之安定萬邦之共榮起見，遂行舉國一致之外交工作，期使國際關係明朗。

(四) 爲謀充實貫徹國是所必要之國防軍備及增進生產力起見，期培養國力之基礎。

(五) 企圖產業之綜合發達，實行保護設施及適切的統制，以期助長國民創造力之發揮及企業心之勃興。

爲達成以上所期之故，廢矯激戒因循，斷行適合時勢之革新，舉懸案之庶政一新之實，謀國民生活之安定，掃除人心之不安。(八日同盟電)

天呵！這算得什麼政綱呢？這正如同盟社電所說一樣，「不過羅列一些極平凡的文字而已」。無怪曾在一月二十一日痛罵寺內陸相的議會老鬥士濱田國松氏要譏它爲「兩頭蛇的政綱」；朝日新聞也以「國民能知道什麼？」爲標題，認爲「林內閣全體的政綱政策，可以把握的雲霞也不存在」(二月九日)

了。

爲什麼林內閣的政綱如此空洞而不可捉摸呢？這當然是有他的苦衷的。我們在前面說過，林內閣是軍事法西斯勢力與財閥苟合的政權，這個政權當然要以法西斯勢力的主張（對內擴張軍備，膨大預算，打擊議會，加強法西斯的統制，對外採取強硬的侵略方式，加緊對中國軍事的侵略和加緊與德意勾結）爲主體，而外表上則多少容納財閥的要求（對內在不過分妨害資本家利益的條件下擴軍，保持議會政治的軀殼，對外實行經濟外交……）。根據這種觀點定出來的政綱，自然是模稜兩可，不着邊際。但我們能說，林內閣真的沒有一定的政策方針嗎？當然不是的。根據一月來的事實，根據這次經過「冬眠」後重開的議會中的答辯，林內閣對內對外主要政策的基調，已不難明瞭（這種政策本早在我們預料之中，請參看現世界二卷一期）。現在具體的分析如下：

(一) 結城的財政政策——我們爲要說明「結城財政」不能不追憶高橋財政與馬場財政。高橋財政是以確保赤字公債發行的限度，相當抑制軍事費的膨脹，即所謂健全財政爲特色的。但這種財政方針，大大地開罪了急進法西斯蒂，結果高橋老翁便在二·二六事變中斷送了他的老命。馬場財政一反高橋的方針，他以無限制的軍事費的膨脹爲基準，大增租稅，擴大赤字公債，提高國營產業的獨佔價格，不但把國民壓到不死不活的狀態，而且連資本家也大起恐慌，他們眼看到惡性通貨膨脹的來臨，便大呼打倒馬場財政！結城財政是繼馬場財政之後的，這位新財神有什麼妙法呢？這位財神顯然是想把高橋財政和馬場財政調和起來，即：一方面滿足軍事法西斯擴大軍備的要求，同時另一方面又不致使財閥過於吃虧。他對昭和十二年總預算的修改，就是根據這一方針出發的。馬場的預算總額原案爲三十億三千八百萬，結城把它減爲二十八億一千

五百萬元，即減少二億二千三百萬圓。但當中陸海軍軍費原封不動（原擬減少四千六百萬元，一說把這筆賬記入於來年預算中，但在二月二十六日提出衆議院時，却以政府方針未定爲理由，停止削減），所減少的只是補助地方政府的費用。民政黨議員財政學專家川崎在議會中的質問，完全暴露了這「修正案」的內容：「把現內閣的修正案一看，可知對於地方上減輕負擔的要求，并未加以容納，而軍事費反在比例上由百分之四六增至百分之四九，除了國債費佔百分之二六外，行政費只佔百分之三五，在結城的修正案中，來年度增加的預算額，軍事費竟變成佔了八成，行政費只佔一成多，現在陸軍還要繼續增加六個年的國防費，如此下去，將來我國的預算，不愁沒有完全變成國防費的一天。」（中央社東京通信）。這個差不多已爲「國防預算」的總預算案的確已做到兩全其美：一方面不妨礙擴軍，同時又減輕了財閥的負擔。馬場對財閥的功

勞，還不止此，他在稅制的修正案中，把直接稅（財產稅和交易稅等）減少九千四百萬圓，間接稅（亦稱大衆稅如烟草砂糖等一般消費稅）則只減少七千六百萬圓，結果，間接稅的比率比之馬場原案還要擴大得多。此外，物價的騰貴，雖空言抑制事實上也無法抑制，因為在無限制擴軍的情勢下，通貨膨脹不可避免，大衆稅又可無法減低，物價怎能不更加高漲呢？由上所述，我們已經夠明白：日本的財閥正通過馬場財政，與軍閥妥協起來，共同向日本的老百姓榨取最後的一滴血！假如日本老百姓的血愈榨愈多，那就好了，不然；等到榨無可榨時，我們不但要替結城藏相擔憂，即日本帝國主義的前途，「實有不堪痛心者在」哩！

（二）解散議會問題——這次日本政潮原爲軍部與議會的衝突所引起，軍部法西斯蒂本來想根本消滅議會制度的殘滓，一直向着「革新」之途邁進，然

而他們的氣魄到底不夠，當他們走到氣喘喘的時候，却不能不回頭來與財閥握手，軍部既與財閥取得妥協，則軍部與議會的衝突，自然也不是絕對不能避免。自然既成政黨存在一天，不，議會制度存在一天，軍閥都會覺得很大的不便，因為那些慣於饒舌的家伙，常常都會予軍部以難堪，甚至有時竟至「侮辱軍部」（寺內語）；但是，目前要根本消滅議會制度，還不到那樣的時機！因為大老闆們和民衆都不能答應呀！消滅議會既不可能，則徒然堅持解散議會，也無用處，因為議會解散之後，在三十日內必須重新選舉，說到重新選舉，則不但法西斯右派政黨沒有勝利的把握，而且還給競選的政黨在各地宣傳反法西斯更好的機會。軍閥們經過了相當躊躇之後，已不再堅持解散議會了。他們目前對議會的態度，是：一面仍以解散相威脅，叫那些議員們最好少開尊口；另一面則不能不相當減低自己的氣餒，有時甚至裝聾作啞。在政黨方面呢？它們

原是以後台老闆的馬首是瞻，老闆們既不願多鬧是非，牠也只有俯首貼耳，表示「自重」。因爲兩方的首腦部在議會重開之前，都沒有作肉搏的準備，所以當停頓了三星期的議會，在十五日重開後，緊張的空氣已遠不如前了。在開會的頭幾天，差不多沒有一幕精彩的戲可看，他們都在互相敷衍，希望把時間混過去。照現在情形看來，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之下，即使議會過分抨擊了軍部，軍部一定也無可奈何，何況議會并無向軍部挑戰之意，所以這屆議會大概是可
以「平穩」地渡過的。

(三) 對華政策——日本對華政策的基調，早已是決定了的，不管什麼人上台，都決沒有變更他們基本對華政策——大陸政策——之理（詳見柳乃夫著日本的大陸政策——黑白叢書之五）。何況林首相有「越境」的魄力，當然更不會落後。不過，據說，廣田內閣運用牠所創造的「三原則」（大陸政策廣田時

代的應用)的手段太不高明了，因而招致了「外交失敗」，現在「爲實現東亞安定」的林內閣，對華外交，當然有「重新檢討」的必要。經過重新檢討後的林內閣的對華外交是怎樣的呢？林首相兼外相在十五日議會席上，演講外交方針時說：「兩國民衆應從此融和感情，企圖國交關係的明朗化，互相攜手以期實現東亞之安定。彼此應努力理解兩國的立場。非僅如此，尤須增進民間的接觸，以發揚日華提携協助的實績，同時，如有阻害者，即當進而排除之」，這些冠冕堂皇的外交演辭，我們本來是聽慣了的；但這些話若果出於廣田一類人的口，不足爲奇；可是現在居然由「越境將軍」吐露出來，這怎能不使一部分短視的中國人陶醉呢？無怪一部分中國報紙竟用大字標題，說「日本對華外交方針轉變」了。但這樣的高興是徒勞的，林首相對於他的對華的根本態度已有更具體的說明，他在二十日答覆民政黨議員櫻井對「廣田三原則」的質

問時說：「余認爲（三原則）在原則上至爲正當，但在實行上，尙不無若干異議」。二十六日日本外務，陸軍，海軍和大藏四省，爲了協議對華外交的具體方案，曾開一重要會議，一致決定！『新內閣的對華方針，如首相所爲言明，始終堅持根絕排日，華北中日「滿」的提攜，共同防衛赤化等三原則；然觀察去年秋季以來之中日交涉，實際適應三原則，不無使中國發生日本徒有侵略意圖之點，故對於其運用，加以慎重考慮……』我們看了這些「明朗」的說明，對日本的對華外交，還能有什麼幻想嗎？侵略者已經「明朗」地告訴我們；林內閣對華外交方針，與廣田內閣的對華方針并無不同，所不同者只是手段而已。然而，我們在這裏得正告日本的當局：你們弄錯了，我們并不需要你們改變手段，你們用硬的手段，我們固要抵抗，你們用軟的手段，我們同樣要抵抗，因爲滅亡中國的廣田三原則，我們根本不需要！同時，我們也得提醒我

們自己的同胞；林內閣侵略中國的手段比廣田內閣的手段更要來得高明與毒辣了，牠要用「避名求實」的陰謀手段（這種手段，由新任外相佐藤更加美化起來，他口口聲聲要「以平等地位，進行談判」；但佐藤的美麗辭令早已被人識破了，據說，佐藤在從巴黎起程回東京之前，早已和德國「納粹」黨人接洽好，他答應回到東京之後，要用一切手段，把中國拉到侵略陣線裏面去，我們不管這種情報是否正確，我們只要看今後的事實使得），以達到牠奴化中國的目的，我們要特別當心呵！

（四）對英·美·蘇·聯的政策——日本現階段對英·美·對蘇聯的外交，只是爲完成對華侵略的外交。換句話說，現階段日本的外交是以對華外交爲中心，而對英·美·對蘇聯的外交，則以設法減少他們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爲主要的任務。爲達到這種目的，過去日本是採取對蘇聯挑釁，對英·美獻媚的政策，這種政

策，從「九一八」事變起到日德防共協定成立止，曾得到了相當成功；然而自從日德防共協定成立以後，英美對日本的態度即有了很大的轉變，因為英美不會不知道：所謂「防共」也者，不外是法西斯蒂國家挑撥戰爭，侵略殖民地的藉口，在日德「防共」的名義下，碩大的中國市場有被牠們完全「防」去的可能，英美特別是英國所以對中國西安事變的解決，對中國的財政，對於綏遠的抗戰，予以極大的關心和幫助，就是爲了答覆日德防共協定的威脅。至於蘇聯，更不用說，自從日德協定公布後，日蘇的關係顯然惡化了。這麼一來，以緩和各國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爲目標的廣田外交遭受了空前的失敗，廣田內閣的倒台，「外交失敗」是推命的原因之一。那麼，現在林內閣對英美蘇聯的政策怎樣呢？對於這個問題，林內閣顯然是處在極困難的地位。對蘇聯挑釁的政策不便再用，即使用也沒有多大效果，因為蘇聯有充足的國力，時時準備迎頭痛

擊，根本不怕牠挑釁；英美對此也不會再表示好感，因為英美對日本這一套把戲已老早揭穿了。其次，林內閣還有一個絕大的困難：日德協定不能放棄，因為這是軍事法西斯勢力的要求，無論財閥政黨如何反對，死也不能放棄的。日德協定不放棄，談不到對英美蘇聯「親善」的外交，在這樣困難的環境下，林內閣只有採取「折衷」的辦法了。即一面不放棄日德協定（并且還要正式邀請意大利參加），而又對蘇聯表示「親善」，企圖藉「親善」以威嚇英美，拆散英美法蘇的連系，但牠這種企圖，是很少有成功可能的。這并不是因為蘇聯不願與牠親善，而是因為林首相一面說親善，而杉山陸相却一面露骨的說，日本擴軍，其目的是在對俄的緣故。

林內閣的主要政策已如上述，我們單在這些政策裏，已可以充分看出林內閣的危機來，總括地說：第一，在無限制地擴張軍備的條件下，日本的財政早

已到了破產的地步，不管結城藏相有怎樣的「人望」，也決難使日本資本主義「起死回生」，也決難使龐大的「國防費」有取之不竭的辦法，要是到了這個人氣十足財神也不得不重踏馬場舊路的時候，林內閣的生命當然沒有再苟延的可能。第二，林內閣「獨特憲政」的方針，不能根本消滅議會（加上一部民衆的力量）與法西斯勢力的對立，要是到了林內閣對內對外都大碰其釘的時候，兩種勢力的激戰，不是沒有再爆發的可能。第三，「避名求實」的對華外交，林內閣到底能執行到什麼程度，我們暫且不管，但由於中國抵抗力量的加強，由於中國全國人民抗敵情緒的高漲，由於中國當局的進步，我們可以斷定牠是沒有前途的。要是林內閣的對華外交，再繼廣田而碰了壁，那麼林首相雖欲脫下他的燕尾禮服，再來一次「越境」，恐怕也難重振他的「聲威」了。第四，林內閣目前所處的國際地位的孤立，並不比廣田內閣時代好些，試問這種由廣田

內閣遺留下來的「現狀」，「越境將軍」有什麼辦法可以「打破」呢？

林銑十郎內閣祇在軍服上面罩了一件禮服，結城財政充其量也不過是在辛酸的馬場財政表面塗上一抹糖漿，日本經濟實體的要求如舊，必然的，「行政機構改革」和「獨裁政治建立」要成爲林內閣終極的歸趨！陸軍中央部儘管堅持緩進，但是「緩進」絕對不同於「不進」，況且，這條陸軍中央部革新政策的直線，和時間橫軸所成的角度，五年來的經歷告訴我們，往往因爲部內急進派所推進的另一波狀形曲線的影響而漸次地增加其速度，那麼我們很有根據可以斷言，即使不再有二二六事變，從林內閣到純軍事獨裁之間の間隔，已經到了指顧可達的程度了。